

《法门寺文化丛书》之四

法门寺文化研究

——历史卷

主编 韩金科

(编辑本)

陕西省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文化丛书》之四

法门寺文化研究 ——历史卷

主编 韩金科

(编辑本)

陕西省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文化研究
PDG

主办:法门寺博物馆

电话:(0917) 5254152 (总机)

5254153

编辑:中国法门寺文化研究会
秘书处

邮编:722201

地址: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

印刷:西安市建明印务有
限责任公司

陕西新出批字(1993 年)第 060 号

法门寺文化丛书

顾 问：赵朴初	季羨林	任继愈
史念海	霍松林	张岂之
黄心川	吴立民	石兴邦
宋伯胤	释澄观	释净一
韩 伟		

主 编：韩金科

总 序

张岂之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以北 10 公里处的法门镇。其东距西安 110 公里，西至宝鸡 90 公里。相传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役使鬼神在世界各地所建佛塔之一。据文献资料记载，法门寺始建于北魏文成帝时期，到唐代发展到极盛，成为皇宫之外的内道场，唐代帝王在此六次迎礼佛指舍利。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事件之后，法门寺逐渐衰落。宋、明、清时期，法门寺虽然屡有增修，但规模均不及唐代。1981 年 8 月 24 日，明万历年间修造的十三级“阁楼式”砖塔经历了 372 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因雨水浸渗而半边坍塌。1987 年在重修砖塔、清理原塔基时，发现了唐代地宫，出土了大量珍宝，特别是发现了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一时间法门寺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

法门寺地宫文物包括唐代真身宝塔地宫的建筑遗址、四枚佛指舍利及为供养舍利而奉献的金银铜器、琉璃、秘瓷、丝绸和石刻等物，共计 2499 件。它是公元 874 年由唐懿宗、僖宗时期的密教高僧按照唐代密教的最高法界的形式而封存的。这些文物对于研究唐代佛教密宗佛舍利供养曼荼罗及其文化，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它也为研究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美术及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实物依据。

1987 年法门寺地宫发掘之后不久，就有赵朴初、季羨林等先生提出要对法门寺历史文化加以综合研究。1988 年间法门寺博物馆馆长韩金科先生邀请石兴邦、黄心川、霍松林、宋伯胤先生和我，希望我们就法门寺历史文化研究的具体内容和学术规划提几

点建议。个人就法门寺文化综合研究(即强调文物与思想结合,与历史、宗教、考古、文学艺术研究结合)发表了一点浅见。1990年,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法门寺举行,国内外学者100余人参加了盛会,后来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会议期间还成立了法门寺文化研究会。1992年又举办了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研讨会,大会论文集也在1993年由《人文杂志》以增刊形式发表。1994年秋又召开了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后,不断开展学术文化活动。应该说,在韩金科馆长组织下,法门寺历史文化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韩金科先生策划和组织编写了法门寺文化研究丛书,这是令人高兴的事。该丛书共分《法门寺文化史》、《法门寺》、《法门寺唐密曼荼罗之研究》、《法门寺与法门寺文化》、《法门寺文化研究》(五卷:《历史卷》、《佛教卷》、《文物考古卷》、《文学艺术卷》、《法门寺文史资料汇编》)、《国宝》等十种著作。其后还有《法门寺文物专题研究系列》、《法门寺唐密演坛》、《法门寺唐密文化》以及法门寺历史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歌舞等文学本子,等等。对法门寺的历史沿革、法门寺的佛教历史、法门寺地宫文物以及法门寺文学、书法、乐舞、建筑等方面进行详细介绍。这些著作可以视为是对十余年间法门寺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总结。

从韩金科先生组织编著的法门寺文化丛书来看,法门寺历史文化研究具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色:

一是它体现了考古文物与历史文化研究的高度结合。法门寺地宫发掘了不少以佛教信仰为中心的文物。这些文物既有佛教密宗的法器、图案,同时又有大量瓷器、纺织品、琉璃器等,不但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佛教信仰的某些特点,同时也体现出历史上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和精神风貌。如果不对这些文物开展具体研究,不揭示它们的文化内涵,这些文物就会变成死物,难以引起人们持

久的兴趣。法门寺较早地超越了就文物而研究文物的局限，通过十余年的实践和探索，使得法门寺文物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关于法门寺地宫佛教密宗文物的研究，已经能够从文物的原有设置情况解读出它的仪轨及其精神，使地宫文物特殊的文化内涵得到了生动的展现，同时也为唐代密宗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范例，促进了关于这一宗教现象的理解。另外，关于法门寺茶具的研究，已与唐代饮茶文化联系在一起，并能够与各地茶系进行比较，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法门寺博物馆先后推出了“唐代茶文化历史陈列”和“唐密曼荼罗供养世界文化陈列”，以研究促展览。可见，法门寺文物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为法门寺的总体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宽阔的前景，显示出了它的独特魅力。

二是它在历史、宗教、文学、艺术、考古等研究领域的综合研究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加强学科和专业之间的交叉与协作是文化研究的趋势，对地下文物的研究也是如此。法门寺地宫文物的主体是佛教密宗文物，但在佛指舍利的诸多供养品中，也有不少的茶具、丝绸、琉璃器皿，对后者同样可以进行专题研究。同时，法门寺文化也包括以地宫文物为核心的整个法门寺佛教文化，以及以法门寺佛教文化为基础的其他种种文化形式。这就有必要从考古学角度对法门寺文物的历史价值加以定位，有必要从宗教学的角度对法门寺佛教史加以分析，有必要从文学和艺术学的角度对法门寺文化艺术加以研究。十余年来，法门寺文化研究既有上述研究领域的专业化研究，也有这些领域的综合研究，这就比较好地体现了多学科、高层次地结合。

三是它具有比较开阔的文化研究视野，体现出比较远大的研究旨趣和境界。韩金科馆长在1990年间就曾给法门寺文化一个界定，认为它是法门寺在一千七八百年发展的历史上所形成的丰富文化积存，是古代中国本土文化与主要由丝绸之路而东渐的佛教

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因而从一开始，对法门寺历史文化的研究，就能够上溯到炎黄时代到周秦间在法门寺周围的丰富历史资源，并且能够把法门寺当作中国本土文化与印度文明相互结合的一个生动范例，通过对佛教传播及其在中国的转化来说明中国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一般规则。法门寺是出陇入蜀的重地，是古代东西交通的要冲，这里既凝结着以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奉藏着佛祖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把法门寺作为中印文化融汇的一个典型代表，是理所当然的。在十余年来具体研究的基础上，韩金科馆长指出，佛教文化在法门寺的历史命运具有文化研究的一般意义，可以为正确谋划民族文化的未来前景提供参照，这大大加强了法门寺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分布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强文物资源的发掘、研究与利用，增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我衷心地祝愿法门寺文化研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1998年9月23日

“法门学”的兴起与新世纪的召唤 ——关于法门寺地宫及其文物的思考

苏叔阳

1981年8月24日，位于陕西宝鸡地区扶风县境内法门寺的真身宝塔坍塌了。十三层宝塔一半坍塌，另一半却依旧微弯着傲然兀立。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次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之前撼人心魄的沉钟，一个国际性综合性新兴科兴起的幕前曲。

1987年4月3日，在重修宝塔清理地基时，发现了宝塔地宫。地宫的结构，难以言传的璀灿的珠宝和瘞藏的真身佛骨舍利，震惊了世界，被掩埋了一千一百多年的大唐的辉煌重现在人们眼前。无论是佛徒还是学者，都感觉到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时刻来临了。一门新的学科正从法门寺地宫呼然兴起，谁也无法否认它的诞生。

（为了不使法门寺地宫所揭幕的新学科局限于佛学，我将这新学科名之为“法门学”而非“法门寺学”，正如同“敦煌学”一样，还望学者诸贤有以教之。）

一、问题的提出

地宫的重现于世，引起了佛徒与学者乃至普通人极大的兴趣。《人民日报海外版》曾经激动而自豪地宣告“四枚佛指舍利重现于世，不仅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喜事，也是世界佛教的一件盛事。”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量价值极高的文物珍品，令人眩目称绝。一百二十一（组）件唐代宫廷金银器供养器物，富丽堂皇，

隋代凤泉寺与法门寺考	王仓西 (283)
令狐绚任凤翔节度使补证	李发良 (292)
试论大唐茶文化	韩金科 (294)
唐人与茶	李斌城 (306)
法门寺唐代茶文化的理论思考	朱自振等 (341)
唐代文化思想发展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	韩金科 (347)
试从饮茶历史发展看法门寺出土茶具的历史地位	张子华 (361)
法门寺唐代茶具与中国茶文化	韩金科 (370)
法门寺地宫的茶器与日本茶道	布目潮汎 (376)
法门寺唐代茶文化	韩金科 边 江 (391)
茶字由茶演变和代茶的过程	韩金科 朱自振 (398)
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茶具看唐代茶与茶文化的发展和 繁荣	张高举 王竞香 (423)
日本茶道与唐宋茶文化	张高举 (445)
周原与法门寺	马正林 (459)

“法门学”的兴起与新世纪的召唤 ——关于法门寺地宫及其文物的思考

苏叔阳

1981年8月24日，位于陕西宝鸡地区扶风县境内法门寺的真身宝塔坍塌了。十三层宝塔一半坍塌，另一半却依旧微弯着傲然兀立。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次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之前撼人心魄的沉钟，一个国际性综合性新兴科兴起的幕前曲。

1987年4月3日，在重修宝塔清理地基时，发现了宝塔地宫。地宫的结构，难以言传的璀灿的珠宝和瘞藏的真身佛骨舍利，震惊了世界，被掩埋了一千一百多年的大唐的辉煌重现在人们眼前。无论是佛徒还是学者，都感觉到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时刻来临了。一门新的学科正从法门寺地宫呼然兴起，谁也无法否认它的诞生。

（为了不使法门寺地宫所揭幕的新学科局限于佛学，我将这新学科名之为“法门学”而非“法门寺学”，正如同“敦煌学”一样，还望学者诸贤有以教之。）

一、问题的提出

地宫的重现于世，引起了佛徒与学者乃至普通人极大的兴趣。《人民日报海外版》曾经激动而自豪地宣告“四枚佛指舍利重现于世，不仅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喜事，也是世界佛教的一件盛事。”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量价值极高的文物珍品，令人眩目称绝。一百二十一（组）件唐代宫廷金银器供养器物，富丽堂皇，

工艺卓绝；四百多种（颗）珠玉宝石，玲珑剔透，耀眼夺目；十七件玻璃器皿，晶莹透明，斑驳灿烂；十六件失传千年、神秘莫测的秘色瓷，釉色细润，光可鉴人；包括武则天绣裙在内的唐代丝织品，层层叠叠，光灿夺目……其文物数量之多，品类之繁，质量之高，保存之完好，在中国考古史上是罕见的。它是至今发现唐代等级最高，历史背景清楚，纪年明确，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极高的珍贵文物。这批稀世珍宝湮没千年之后，今日又重见于世，目睹这批文物，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眷眷爱国之情怎能不油然而生？

法门寺地宫气势上固弗如秦兵马俑战阵的排列，但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它的重要性则远超于前者。所以，它就应当是秦兵马俑之后的又一世界奇迹。

法门寺地宫的发现将一系列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法门寺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世界佛教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这座珍藏佛骨真身舍利的寺与塔会建在扶风？佛学东来之后唐代是否曾经成为佛教的中心因而对世界佛教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法门寺是否象佛教的中转站一般，将佛学远播东洋乃至西洋？从地宫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窥见唐代的文明达于怎样的璀璨，以至于我们可否由此得知唐王朝在人类发展史上处于怎样的地位？汉唐以来，中外文化的交融给了中华文明怎样的促进？出土文物为许多专门学研究，如：纺织、玻璃、瓷器、珠玉、金银器、雕刻、茶道等等以及美学、文学、工艺诸学科的探讨都开启了新的门户。此外，出土文物的保管与陈列也是一门极须重视的科学。可以说，法门寺地宫的重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探索深奥的学问之宫，一门国际性综合性的学科“法门学”的兴起，势所必然。

美国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他的《2000年大趋势》中预言：21世纪将是中华文明为主体的东方文明的世纪。

我们正迈向新世纪的门槛。中华文明有没有能力担当下一个

世纪的主文明，是一个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法门寺地宫的重现不但以灿烂的华宝述说了中华文明往日的辉煌，也给了我们一个生动的实例，告诉我们先人们怎样创造了这辉煌，使我们从中受到教益，可以引发出历史的经验。在新的时期再造辉煌。因此，法门学不仅是历史的科学，还将是指导我们再创新文明的未来科学，是对新世纪召唤的回答。

二、“法门学”的内容

“法门学”是门涉猎广泛的综合性学科，经包括历史、佛教、地理、文化、工艺、艺术、旅游等等诸方面。我以鄙俚浅陋而试言之。

1. 以扶风法门寺为中心，自古周原至长安的历史文化学，不妨称为法门学的发生学。

自古周原至西安，毫无疑问是个历史文化积蓄丰厚的地区。法门寺地宫的重现，又无疑地奠定了它在这一地区文化最高峰的历史地位。地宫是由盛唐转向晚唐时期的文化遗存。盛唐的文化达到历史空前的高峰，也是千古的绝唱。此后千余年，岁月更迭，朝代替，这一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如盛唐文化高峰的新高潮。地宫就是那文化高峰的具体的体现，这是无庸置疑。

然而，为什么这历史文化的高峰凸显在法门寺而不是别的地区呢？

这就不能不沿着历史的轨迹，以高屋建瓴的目光横扫这一地区。

关中西部渭河上游，是人文初祖神农氏炎帝的根据地。“原湿既平泉流既清”。这一带是我国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法门寺所在的法门镇就位于这个地区。

法门镇古称美阳，为县治所在地。《史记》载：“岐山在美阳

西北，其南有周原”。“周原”就是北去法门寺九公里的西周都城岐邑的旧址。

《诗经》：“周原膴膴，谨茶如飴”。在这块连青草都甘蜜如糖的沃土上，周人创造了伟大的文明。“郁郁乎文哉”，绝不是一句空泛的赞词。灿烂的周原文化已经被出土的青铜器所证实，而完整的礼乐制度不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最早最完备的社会制度。

西周以降，秦汉两代又在这片沃土上创造出灼灼的文明。始皇陵中那陪葬的兵马俑，威严的队列，肃穆的战阵，在显示着秦皇威武扫六合的雄魄。而汉代大将军霍去病墓前那浑朴的古雕以及茂陵的威武，表现出汉代文化那大气磅礴的特色。如此撼天动地的文明，在当时的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与之相匹。此后，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使这块土地上的文明绵延不绝，而且更吸收了许多非华夏族的文明，为隋唐的勃兴创造了基础。有唐一代，承接了先祖的文明，融合了外来文化的精华，创造出独步世界的最炫目的文化。它的光辉已经由地宫出土文物所显示。使我们的想象力都显得贫乏。盛唐文化所达到的高峰甚至许多是今天的科技都无法达到的。我们说唐文化是当时世界的文化中心，是世界文化的高峰，绝不是盲目的自大与妄言。地宫的文物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育，使我们知道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科技上，唐文化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唐文化的高潮不是由天而降，也不是由地下突兀冒出的，而是由炎帝、西周、秦汉，乃至南北朝，隋唐年年月月积累起来的。量的积累使唐文化得到了一个大飞跃。假如我们被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深邃的哲学、佛理所震惊悚然的话，我们就该知道没有文化深厚的积累是不可能精神的哲学的。法门寺地宫仿佛是一条漫长的历史文明走道的制高点——无数先贤的聪慧与创造捧出的地宫所显现的文明。所以，研究法门学，就不能不从这条

文化走道的开端去研究，只有如此，才能得到盛唐文明何以如此辉煌的答案。

此为“法门学的发生学”。

2. 法门寺研究

研究法门学，自然离不开对法门寺的研究。有论者说法门寺不过是载体，其实，载体也是文化。

法门寺这“关中塔庙始祖”以塔寺面目出现，始于东汉明帝时期。以后，战火绵延，纷争迭起，法门寺屡毁屡兴，直到唐代，成为皇家寺院内道场，中国佛教密宗的祖庭。可以想象，唐朝崇佛的天子，不在皇宫修建内道场，却偏偏风尘仆仆自长安乃至洛阳，车辇坐骑逶迤数百里来小小的法门寺迎奉佛骨，极尽奢糜，必定有观念上的原故。倘止于表象上的考证与张扬，很可能忽略了贯穿于一切轰轰烈烈的活动中那绵绵不绝的思想。而这，正是历史的灵魂，可以使我们更深刻、更准确地认识我们过往的辉煌与惨淡。

关于法门寺的传说十分丰富，它的兴衰史也值得品味，无论如何法门寺是唐代佛教的影子。不仅如此，它还是有唐一代哲学思想、至少是统治阶层思想观念的物化，不可不深入研究。

3. 佛学的研究

研究法门学不可不研究佛学。

法门学中的佛学研究，应包括世界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佛学的理论及佛教仪轨，而以佛教的中国化，或曰中国的佛教思想及中国的佛教仪轨为重点。其目的在于深刻地认识佛学思想怎样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我们该怎样予以扬弃，创造新世纪的新文化。

公元前 565 年 4 月 8 日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国王净饭王的王子诞生了，取名悉达多，这就是日后成为佛祖的释迦牟尼。悉达多太子 29 岁（前 536 年）时，出家苦修。后来，

他在伽椰城一棵菩提树下的石块上打坐，日夜苦思陷入昏迷，一位牧女用牛奶滴入他口中，挽救了他的生命。前 530 年 12 月 8 日，他顿悟了，象看到了大千世界和人生的过去、今天与未来，发现了“终极真理”，内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明朗与开阔而成佛（这便是北京碧云寺得到“大自在”的卧佛象的由来。因为佛看到了自己从何而来，所以中国佛经将他译名为“如来佛”）。他发誓要拂去众生心头的尘垢，普度众生，脱离苦海，将他们引导到光明的净土。

据说，每年农历腊月初八，世界佛徒都欢庆“成道节”。我国民间食用腊八粥，即纪念那位供养佛祖的牧女。

释迦牟尼的哲学深邃而充满辩证思想，博大精深。无论是对宇宙的见解还是对人类自身的反省都有独到深刻的观点。洋溢着智慧，具有强烈的东方文明的特色。因而佛教是哲学的宗教，不以神话和格言为主要的教义，而以深刻的哲理折服众生。

佛教盛行于印度。佛祖圆寂后，弟子用香木燃火焚化释迦牟尼肉身。在尸灰中发现了四颗牙齿及指骨，头盖骨，毛发等物，呈结晶状。此之为真身佛舍利。佛徒将其视为佛祖的化身，神圣无比。为了分有佛舍利，争战不休。大约在佛祖圆寂 200 年后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将全部舍利分为八万四千份，分在全世界建塔供养。法门寺就是当时供养佛舍利的宝塔。所以法门寺又曾名为阿育王寺。

为什么把神圣的佛指舍利送出它的故乡而到东土供养？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绝不仅限于佛教范围内的问题，颇值得史家、佛家探讨。

据文献记载，唐末时有四处瘞藏佛指舍利，即五台、终南、泗州普光寺、凤翔法门寺。现前三处均失，法门寺便成为现存的，唯一的佛指舍利了。

佛教东来，便开始了它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

一体，其哲理的思辨更趋深刻，两千多年来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文化，以至于我们今天许多观念、生活习俗，乃至语汇都与佛学密不可分。如：“世界”、“觉悟”、“心心相印”等等，原本都是佛家语。

史家公认的佛教东传最早为西汉末年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图经》始。东汉时，佛教只在上层贵族间流行，与黄老学说并行。魏晋时期，玄学大炽，因而以无、空为本的佛学便得到了大发展，佛徒纷纷以玄学注佛理，大乘佛教，尤其是以禅宗得到了发展。北朝则以净土宗信徒最多。

魏晋时代名僧辈出，译经及注经卷帙浩繁、凿窟造像，摩崖壁画蔚为壮观。

隋唐两代，佛教过于鼎盛，以其独具东方特色，浓厚的理论、庞大的流派体系独步世界宗教之林。名门派如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禅宗以及藏传佛教——喇嘛教等非常活跃。中国佛教真正做到了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其哲学思维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社会思想的发展，以至于今日。

唐代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高峰，是当时世界佛教的中心。法门寺自然也就成了唐代密宗的祖庭。地宫的发现，就证实了这个判断。

佛学家判断，法门寺地宫实际上是唐代佛教密宗的曼荼罗，曼荼罗者，梵语音译也。意为祭坛，道场。还可以引伸道场布置、仪轨，以及这种设计的指导思想、理论。我不懂佛学，更难以说明唐密曼荼罗的深奥。但至少可以说明，法门寺地宫的重现，使一千多年来被认为是邪教、被认为已经在中国大陆绝迹的唐代密宗真相大白。就可以了解日本的东密、台密与唐密的血缘关系。（据佛学家研究，唐密传到日本形成日本真言宗，分为两大派。即东密（空海法师）、台密（最澄法师）。藏传佛教的密宗则称为“藏密”。）同时，据佛学家研究指明，唐密的理论已经达